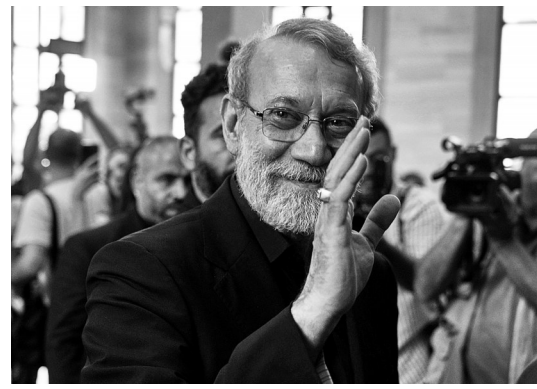


■阿拉格齐批评,以色列正将“令人发指”的暗杀手段常态化,在美伊问题上国际社会不该持有“双重标准”。
■“伊朗政权的合法性,根植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一套复杂的宗教政治体制。宗教最高领袖虽然是政权的核
心,但其权力来源于这套体制本身,而体制具备极强的延续性。”

悬赏1000万美元 “暗杀清单”里的伊朗高官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0日,伊朗德黑兰,民众参加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的葬礼,他在美以袭击中身亡。视觉中国!图



当地时间2025年8月13日,黎巴嫩贝鲁特,伊朗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抵达会场后向记者致意。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记者 王瑋琳

美以冲突进入第27天。据公开披露,伊朗累计数十位军政高级官员遭遇暗杀。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4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迎来新的任命。不久前,担任此职的伊朗资深外交官拉里贾尼,死于美以精准空袭。

拉里贾尼遇袭当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争议视频。

画面中,他与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交谈,并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白色卡片,示意道,“你看,今天我们又抹掉了两个名字”。

据央视新闻报道,此举暗示遇害的拉里贾尼和另一位军方高层——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指挥官吴拉姆-礼萨·苏莱曼尼。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月18日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共同决定,授权以军无需获得批准即可打击“任何伊朗高级官员”,“所有伊朗人都是打击目标”。

相较于以色列的直白威胁,美方也公布了一份重金悬赏计划。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发现,美国国务院旗下的“正义奖赏计划”(Reward For Justice)近日接连发布“通缉令”,公开悬赏1000万美元,征集15名伊朗军政高层的线索,其中包括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

“暗杀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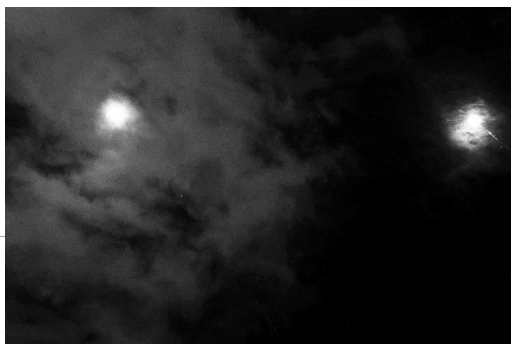
2026年3月17日清晨,德黑兰郊区帕尔迪斯市的一处住宅内,响起了爆炸声。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随后证实,拉里贾尼在空袭中殉职,与其一同遇难的还有其子莫尔塔扎、秘书处安全事务副手阿里礼萨·巴亚特及多名随行人员。

据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69岁的阿里·拉里贾尼正位于女儿家中。不久前,当地媒体还转发了他写给伊朗海军阵亡战士的手写悼词。

拉里贾尼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核心幕僚。2008年至2020年担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2005年至2007年任伊朗首席谈判代表,是伊朗政坛连接宗教界、军队与外交部门的核心人物。

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拉里贾尼一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5日,以色列内坦亚,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导弹袭击,火箭弹划过内坦亚上空。视觉中国!图

度被认为是稳定局势、协调各派的“事实上的领导人”,是伊朗政坛少数还能与西方对话的温和派人物。而他本人的遇袭身亡,让更多人对局势和缓的前景感到悲观。

就在拉里贾尼遇袭前后,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巴斯民兵)指挥官吴拉姆-礼萨·苏莱曼尼、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等高级官员也遇袭身亡。

据以色列国防军披露数据,本轮冲突以来,已有数十名伊朗武装部队高级指挥官、政府核心部门官员被以军“定点清除”。

美国国务院旗下的“正义奖赏计划”(Reward For Justice)原本是针对恐怖分子而设立的全球悬赏项目。

美以袭击伊朗以来,该机构发布了多封“通缉令”。比如,3月13日披露的悬赏公告中,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名列首位,另有9名高级军政官员,分别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以及伊朗政府安全、情报、内政等部门。

该公告发出五天后,名单中的拉里贾尼、伊斯梅尔·哈提卜两人先后遇害。

3月20日,新增的一则悬赏公告显示,又有另外5人被“通缉”。他们分别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航天、无人机、情报、网络战等部门。

“您还有五次机会提交线索。”悬赏公告列出了优厚条件,称线人“有机会获得奖励和移居机会”。

美以公然悬赏、威胁暗杀他国官员的言行引发多方批评。

3月18日晚,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反击称,假如伊朗总统向一名外国大使展示“击杀名单”,上面列有美国总统、国会领导人、高级将领等,随后宣布将逐个消灭他们。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紧急会议,媒体会疯狂炒作,“制裁、威胁,甚至战争会随之而来——这一切都以‘国际法’和维护‘全球秩序’的名义包装起来”。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4日,约旦河西岸哈雷斯村,以色列士兵抵达现场检查一枚落在当地的伊朗导弹残骸。视觉中国!图



秩序”的名义包装起来”。

阿拉格齐批评,以色列正将“令人发指”的暗杀手段常态化,在美以问题上国际社会不该持有“双重标准”。

法外处决

精准打击,消灭对方的首脑和首脑机关,摧毁对方的抵抗意志。数十年来,这一战术在美军海外军事行动中反复实践。

比如,1986年的“黄金峡谷行动”中,美军出动F-111战斗轰炸机,与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舰载机协同,对利比亚时任领导人卡扎菲的住所与指挥中心进行重点轰炸。

再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战争之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战报显示,首轮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击杀萨达姆与伊拉克核心军政高层,以此瓦解伊拉克军队的抵抗意志,快速结束战争。

此后十余年,这一行动成为美军全球反恐战争的常见战术,先后击毙“9·11”事件策划者、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

上述军事行动中,其核心目标始终围绕“击杀核心决策者、瓦解敌方指挥体系、快速实现战略目标”展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在对比美军案例后指出,过去很多行动,多为“追捕与活捉”,重在剥夺目标人物的政治权力,而非直接剥夺其生命。时至今日,在暗杀目标的筛选逻辑上,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通俗来讲,他们连所谓的‘遮羞布’都已不再需要。”钮松认为,美以直接实施整体性、团体性的“定点清除”,甚至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反对,不顾西方内部欧洲国家强烈不满,“其行为对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践踏,已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跨境袭击他国领袖,除非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构成自卫(且符合必要性比例性原则),否则构成侵略行为。

拉里贾尼遇袭身亡后,国际社会再次出现批评美以的声音。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阿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原则上反对任何可能构成“法外处决”的行为,“杀害官员的做法无助于解决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杀害伊朗国家领导人和攻击平民的行径更不可接受。而俄罗斯外交部同日谴责称,以色列的相关表态与行动是“公然的国家恐怖主义”。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岳汉景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本轮冲突中,伊朗并未事先对以色列发起攻击,美以行动既没有安理会授权,也不符合自卫的法定条件,且采取了“秘密袭击”的形式,将其定义为国家恐怖主义是完全成立的。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福泉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依据国际法,即便在两国交战的状态下,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忌讳、从道义层面完全不被认可的行为,这无疑会导致美以在国际社会中陷入外交孤立。

打破平衡

在过去美以军事行动中,核心人物被清除后,其所属的政权或武装组织均在短时间内出现全面溃败,最终实现了行动发起方的政权更迭或组织瓦解目标。

这一次,美以或许抱有同样的预期。岳汉景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美以击杀伊朗宗教领袖等核心人物后,伊朗国内反政府势力有了出头契机。另外,借宗教领袖缺位引发的权力交接问题,可能挑动伊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而催生国内乱局。

然而,在伊朗明显处境不利之际,伊朗国内却展现出团结和强硬的姿态。

哈梅内伊遇袭后,德黑兰、马什哈德、伊斯法罕等伊朗主要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

在视频中,很多民众手持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呼反以口号。伊朗议会的保守派与温和派议员联合发布声明,称将“放下所有内部分歧,共同应对外部敌人”。

在李福泉看来,伊朗政权高度“体系化、组织化、制度化”。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被清除,就出现美以所预想的政策巨变乃至政权崩溃。“伊朗政权具备很强的韧性,其体制的存在优先于个人”。

1979年以来,伊朗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制度设计。伊朗政权的合法性,根植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和一套复杂的宗教政治体制。宗教最高领袖虽然是政权的核
心,但其权力来源于这套体制本身,而体制具备极强的延续性。

不少伊朗人朋友曾明确告诉李福泉,他们会因为国内经济状况不佳、恶性通货膨胀等问题对政府表达不满,提

出批评,但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侵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参军、走上战场保家卫国。

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国内原先的内部分歧被大幅弱化,反抗外来侵略成为整个伊朗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核心任务和主要矛盾。“就连此前非常尖锐的民生问题,也已经退居为次要矛盾。”他说。

另一方面,伊朗也已经形成替补机制,应对潜在的暗杀威胁。

据新华社报道,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2020年遇袭身亡后,伊朗便建立了替补机制。诸如最高领袖、国防部长、情报部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圣城旅指挥官等核心职位,都会设置替代人选。一旦在任者遭遇不测,替代人选可及时完成权力交接。

“哈梅内伊生前就已经搭建了四层权力接班机制,一层缺位可以立刻由下一层补位。”岳汉景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从宗教层面来看,伊朗的宗教文化中本就有“崇尚烈士”的传统,哈梅内伊等核心人物的遇害,反而有助于增强伊朗的国家凝聚力。

正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3月18日表示,单一个体的存在或缺失不会影响伊朗政治架构。尽管哈梅内伊遇害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但体制继续运转”,“如果有一天外交部长殉职,最终也会有人接替这一职位”。

骑虎难下

持续二十余日的冲突,早已让战火蔓延至伊朗之外。伊朗的报复性反击也持续升级。

哈梅内伊遇袭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便发动了首轮报复行动,向以色列本土与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射了上百枚弹道导弹与自杀式无人机。

截至3月23日,伊朗已展开77轮军事行动,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及以色列目标实施打击。除了军事目标外,波斯湾航运、中东地区能源产业等都受到影响。

有舆论认为,中东地区陷入了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

英国首相斯塔默3月23日在接受英国议会委员会质询时说,英国必须做好伊朗战事不会“迅速结束”的准备,并呼吁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伊朗作为地区强国与大国,在海湾地区拥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价值,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全更是关乎全球能源运输。”钮松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过去数十年,伊朗本土与美以之间,长期以间接冲突为主。但美以联合打击目标涵盖伊朗最高领袖及数十位军政高层,实施大范围“定点清除”,这一系列行动彻底重塑了美以、伊之间的博弈逻辑与军事斗争规则,双方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

钮松认为,美以行动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伊朗政权的统治基础,也没有实现预期中撼动伊朗政权根基、推动反对派趁势发起攻势的目标,“可以说,美以已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另一方面,李福泉推断,针对伊朗军政高层的暗杀行动必然会持续推进。

“目前美以暗杀清单上排在首位的,毫无疑问是伊朗政权体系中权力最高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如果遭到美以击杀,将对伊朗政权形成更大的震动。”李福泉判断,伊朗其他领导人特别是军警系统负责人,也会持续成为美以的重点击杀对象。

“以色列极度希望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打赢这场战争,彻底消除伊朗带来的所谓‘威胁’,当前有特朗普政府的全力支持,它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将战争持续下去。”李福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对于伊朗来说,如果就此停战,未来依然面临潜在的美以袭击,伊朗将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安全威胁之中,无法正常开展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

李福泉认为,交战各方的目标都尚未满足,“这场战争恐怕还会持续较长时间”。